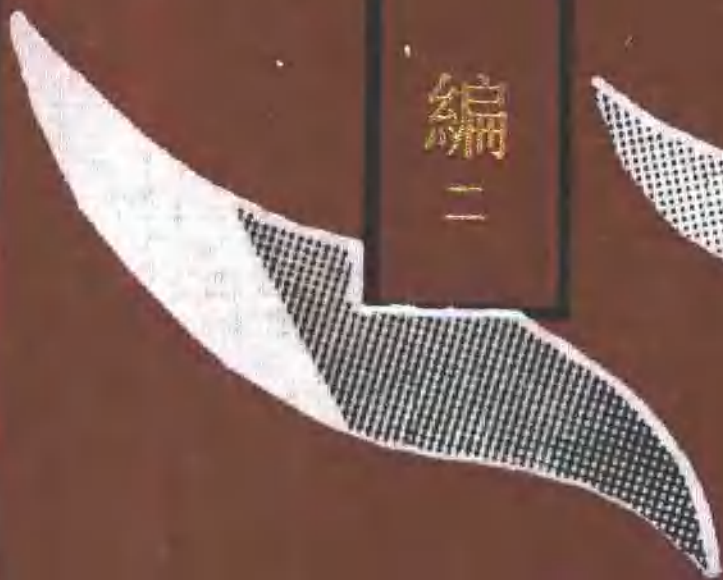


四庫類書叢刊

荊川

稗

編二



四庫類書叢刊

荆川稗編

(明)唐順之編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評編卷四十三

評校官中書臣曹 鈞

主事臣祁蘭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鈞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修錄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

評編卷四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一

藝文志

班固

晉仲尼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收大收篇籍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陳陳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天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畧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一

略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大氏揚子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幅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寔不正史猶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

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書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馬凡六藝一百三章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思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

五行之更用事爲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碑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三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欽定四庫全書

詳編
卷四十三

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數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卒析儒學遂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

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

詳編
卷四十三

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屨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

意而不知別親疎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並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六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縱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

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

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皆使其人遺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夫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呼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七

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也陰陽用技巧者也

兵形勢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兵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
曰師孔子曰為國者是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剡木為弧剡木為矢矢天之利
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剡革為甲器械甚
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
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
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則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
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摺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
孝威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
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神悻非
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識形非明主亦不能服鏡
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

考索者養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
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應吉隆之喜其術
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
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
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五行者五常之
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蓋用五事言進用五
事以順五行也觀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
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
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
行於世遂以相亂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
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是故
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無有遠近幽深遠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
此及至衰世懈於齊戒而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其瀆
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微易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蛇虺眾魚旌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古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說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皎以取之說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說與人無蒙焉說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雖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說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說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

卷之六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禍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寬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

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唐得廉損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周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歲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術為劇以生為死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

卷之六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固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謂曰有病不治當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泳於其外者也聊以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休傷於胃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

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方技者乃生主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掇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史記六家論

司馬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群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六

三

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其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攝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

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

隨如此則主勢而臣使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黠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踴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六

三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丈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櫨椽不斷飯土簋飲土銅欄梁之食菽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

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尊
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
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
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劇決於名時失
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
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
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使故能為萬物主有
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
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
竅竅言不聽奸過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
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
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
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

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論諸子

劉勰

漢成帝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離萃止殷青所
編百有八十餘家然繁言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
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路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
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
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應施對梁王云螭角
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
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濁虛誕按歸藏之
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絃況諸
子乎至如商韓之六虱五蠹素孝廉仁韓樂之禍非虛
至也公孫之白馬孤憤辯巧理拙魏牟比之鴟鳥非妄
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
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攝綱要覽華而食
實棄邪而採正極歸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
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叢而言練列御寇之書

氣偉而采奇。荀子之說心者而辭壯墨翟集義顯而
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饒。鵠冠錦帶並發深言。鬼谷
渺渺每環其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
得其要。慎到折衷。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
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
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
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
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通
欽定四庫全書

荀子

黃震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
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義理
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戰國縱
橫之說興。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
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時也。知尊王而

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僅有荀子一人而
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漢及唐。皆尊老莊。其
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派。而荀子嘗斥老聃
為知。詭而不知。仲斥莊周為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
由與漢及唐之學者相背。偏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
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算孟子以
續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識正大之見。孔孟以來
一人而已。其闡繫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
大明。三尺孺子。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
反獨遠追戰國縱橫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
疑之。歐陽子一見。乃驚嘆以為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
戰國縱橫之時。而老蘇祖縱橫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
異耶。而謂蘇為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又曰。昌
黎謂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子
思孟子也。曰。謂性為惡。而謂為善者偽也。若然。則豈止
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

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離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末可見矣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為善為偽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錄蓋彼所謂偽者人為之名非詐偽之偽若曰人性本惡情為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為深愛而後世以為邪古以佞為能言而後世以為諂荀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眾罵不然何至以為善為詐偽之偽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為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外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繡為當然而厚葬為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湮佚而猶許其有大

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辨家語為荀氏之傳

葉通

按論語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躍如也公西赤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然則君在其國而宗廟出其境而會朝固皆有相擇能而使無常官事畢而止夾谷之會孔子與齊人辯爭最著其效至於能還鄉謹龜陰之田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預魯政矣故學者訛傳以為相魯也相與不相於孔子無所加損然弟子名實之不知而後世以虛言為實用則學者之心術隳矣又按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幾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詳此則孔子見用于路以為喜而孔子不喜子路以為貴而孔子不貴又孔子自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再皆明其義非樂其官則所謂有喜色而樂以貴下人者果非也又按始誅少正卯子貢進曰夫

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其為失乎詳此則少正卯之聞次於孔子又按下文有父子訟者同登執之三月不決其父請止孔子捨之夫父子訟真大罪而孔子尚欲化之使復於善少正卯為國聞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設誅播揚其惡由後為夫子本旨則其前為非夫子本旨明矣按舜說兇行震驚朕師故命龍作納言出納惟允而周召之於頑民待之數世然則湯誅尹諧文王誅紂正以至華士付乙史何少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三

卯殆書生之寓言非聖賢之實錄也使後世謂聖人之用不量先後緩急教未加而遽震於大討輕舉妄發以害中道而曰孔子實然蓋百世所同患矣自子思孟子猶皆不然獨荀況近之故余以為荀氏之傳也

春秋繁露

通考 後同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闡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書目與

今同但多訛舛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七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陳氏曰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

程氏演繁露曰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擬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此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三

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事問崔豹兔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

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五

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未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鬼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鬼非驚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初仲舒既老病數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秦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解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亮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取以下以深刺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甚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絕下張湯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五

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隨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其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

太玄本音序

論玄不可
以單易

葉子奇

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易之用二而玄之用三用二故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易玄

卷四十三

其二以為四二其四以為八二其八以為十六二其十六以為三十二二其三十二以為六十四也用三故三其三以為九三其九以為二十七三其二十七以為八十一也易凡六重之故其玄六玄凡九重之故其位四易畫則自下而上目前而後以

乾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六十四卦玄畫則自上而下自內而外以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州九首三部三家而互重之故其究為八十一首此易

玄取用不同之効也易立天地人之道曰陰陽剛柔仁

義故其畫不過於一奇一偶之兩端玄立天地人之道

曰始中終思福禍下中上故其畫遂有一

二方二州三方三州之三部蓋易以兩之玄以參之

也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始至坤為陰此二至陰始陽生

之機也玄自中至法為陽自應至養為陰此亦二至陰

始陽生之候也復之初九始之初六當二至晝夜子午

之半中之次六應之次六亦當二至晝夜子午之半此

則易之與玄應天之運也易則一正一反對待而為序

玄則跌陰跌陽交錯而分家易則又多而卦少由其畫

止偶玄則位少而首多由其畫至三至於遞流而窮源

自象而推理則易有太極玄則有玄也是則用雖不同

而所同者體數雖不同而所同者理也此則易之與玄

可以類推而通者也雖然易之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

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於自然此所以為聖人之

學玄之方州部家分綴附會求律歷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此所以為賢人之術易之立象命名莫不有義如乾之六陽健莫如也故以名乾坤之六陰順莫如也故以名坤天地交而為泰天地隔而為否一陽來而為復一陰生而為姤五陽決一陰而為大五陰剝一陽而為剝以至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我不知玄之為中為周為礪為開以至八十一首其於四畫之位果何所見以取象命名乎此求而未通者一也夫卦與首既不同爻與位亦有異徒擬中於中孚擬周為復擬礪開為此吾不知何中之虛何陽之復何剛柔始交而難生初無其義此求而未通者二也夫易爻以立卦辭以明爻故爻有六而辭亦六今玄畫有四而贊辭反九是上無所明下無所屬首自首而贊自贊本末二致此求而未通者三也易畫自下而上故爻辭亦自下而上玄畫自上而下而贊辭乃自下而上上下背馳此求而未通者四也易名陽爻以九陰爻以六今玄雖列九贊但以

次言之初無指名此求而未通者五也易之爻位吉凶推之以才德時象之變錯之以中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玄例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為畫指辭吉二四六八為夜指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為畫指辭吉一三五七九為夜指辭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此求而未通者六也聖人之於易雖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義然陰陽者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聖人於其不可相無者則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雖其消息之際有淑慝之分固未始以陽全吉而陰全凶也今玄例以畫吉夜凶陰禍陽福恐亦未足以盡聖人之微旨此求而未通者七也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因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奇耦之上復加一陰一陽馴而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餘歲數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今玄首畫既不同別立九贊以兩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一九贊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外立踦贏二贊以當氣

盈昃虛盈於歲數盡合蓋亦模倣於歷以附會焉初亦見其必然恐彌論天地之經殆不如此此求而未通者八也故朱子曰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豈不以此乎雖然不究六經之旨無以見諸子之缺不觀諸子之缺無以見六經之全如玄也劉歆見謂覆轍則已甚之毀桓譚比之聖人則過情之譽要之雄蓋學聖人之作而未至者也求之兩漢又宜多得哉蓋亦自成其一家之學也今觀宋陸舊註尚多舛失概不揆而為之解雖庸見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論太玄

司馬光

班固稱諸儒或譏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其有以加之乃更為一書且不

知其為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故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坎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漢津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處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耶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哉荀悅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察之以六經之旨而不悖稽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己之心矣乃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